U
101
Y8
1639
V.3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征部

計陸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古者征不庭類帝宜社告馘載在典訓至矣舞干因壘寓古有誅無戰意可不謂神武哉及觀胤征牧誓雖誥暴禁

姦時濟其益識者傷之後世
疏行首封鯨鯢甚者藩方尾
大虜寇邊作力征相尚豈非
亂世尤劇者邪天保治內采
薇治外要之內治爲本善乎

漢世祖之言曰征伐非必略
地屠城在平定安集之耳考
本朝
二祖謨烈摧陷廓清雖云武事
蓋內治盛哉抑征不可黷王

者之于四夷羈縻勿絶使曲在彼

新安余懋衡書

征序畢

古方略征卷之一

婺源 余懋衡 謹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恭閱

民兵攻滁陽

元末濠城自元兵退、軍士多死傷、太祖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郭子興喜、是時彭早住趙均用二帥、馭下無道、太祖恐禍及巳。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會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無所

屬且乏食聞　太祖將至欲來降　太祖曰此機不可失子興曰須人幾何　太祖曰人多則彼疑十人

大政紀鴻猷錄法傳錄刪此語

足矣乃選奇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既至其帥出見請命　太祖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他敵欲

溫語入人邦寓機智

來攻特遣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

語氣委婉

帥許諾請留物爲信　太祖將還慮其不誠留費聚

審

伺之越三日聚還告曰彼且欲他往　太祖即率兵

前止用步卒九人此獨率兵三百人

三百人復抵其營謂之曰汝爲人所凌怨尚未復今

利誘

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于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其

帥且諾且疑。乃啓遣使往誘其帥來會。即于衆中縛○不○密○害○成○
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出其不意
乃遣人謂其營中曰。爾帥已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
于是營中兵皆出。即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鴻○猷○錄○又○削○此不書
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後七日率之
而東。因利乘便夜襲橫澗山。破元知院老張營。繆大亨初起義兵為元攻濠不
克元兵潰散大亨獨屯橫澗山復得壯士二萬。○詳○密○悉加訓練。時道遇李
善長來謁。與語悅之。○惜所○語不傳留置幕下。俾掌記。語之曰。吾觀
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弗得效其

其能以至于敗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

○卽○上○下○一○體○之○義○古○今○治○法 在此

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遷

○○○○○○大○政○紀○要○削○此○語○

爲參謀自是專爲 太祖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察其才言之 太祖復爲 太祖布款誠使得自安與 太祖俱攻滁陽下之遂駐師焉未踰月、早住均用等遣人邀 太祖將兵守泗盱、 太祖以其麤暴淺謀、難與共事、辭弗往彭趙 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子興囚于獄聞上至遣人釋之 尋相吞倂戰士多死、子興勢孤、遂將所部萬人至滁見 太祖、所將兵軍容整嚴、大悅、爾滁陽王、旣

而兵圍滁無所獲而去

訓練壯士又命善長協諸將以成功此皆方略之最要者所向克捷固宜但誘驢牌帥來會約衆縳之似暗用傳介子誘樓蘭之術事雖見實錄未可爲後世法　自烈謹識

辭彭趙弗往高識遠慮得天下之機已具于此

按是時太祖已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雖滁陽王特寄生耳豈彭趙所能覊哉然與其併之于後不若辭之于始之爲正也漢高滅楚雖楚自亾未

免蹊田奪牛之誚。此我　太祖所以逈出前古也。

自勳謹識

救六合守滁陽

元丞相脫脫攻破高郵、攻張士誠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求救滁陽王郭子興、子興與其帥有隙、不發兵、太祖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深明利害）可以小憾僨大事子興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莫敢往、子興乃遣太祖行、令禱於神、　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以禱爲遂率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每日暮攻壘、晝陷復去、明旦復完壘與戰、

太祖以計紿之乃歛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戲手大罵元兵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隊出牛馬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太祖乃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澗伏發皆下馬走城中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是時元兵尚强恐益兵來攻 太祖謀歛其帥乃具牛酒歛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柰何舍寇分兵攻良

用○紿

必設伏以○待

所恃○不止婦女

○兵○惟○用○伏○乃得地水師之義○

從信○錄鴻猷紀旻○刪此語

語與沛

○公告楚項○同

民乎其帥信之即日解去會元削脫脫官爵奪其軍安置淮南滁城得完

能示不能緩其來攻為自强地非怯敵也後世言欵撫異是安能成功

觀可否斷于心數語當日卜珓伽藍或與田單師事小卒狄青擲錢同一機智耳不則傳者神其說耳夏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識者謂太祖卜珓事未可與宋祖微時卜珓高辛廟同日語

[illegible]白烈謹識

按蕃陷復去不敢逼不敢近諸語是役也非我太祖之强特元兵之弱耳使能盡日止攻奮登陷陣滁豈得完哉以此知成敗利鈍雖難逆覩要自有以致之未可謂盡繇天命無關人事也太祖不禱而斷于心深識此意

自勳謹識

計克和陽 時元至正十五年

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 太祖曰、守孤城非計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曰何如 太祖曰向攻民寨得民兵號二其 大政紀從信錄刪此 詭道 文曰盧州路義兵令擬製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衽 朱王德用以擅車載勇士為婦人服虛飾誘賊黨 衣青衣腹背懸之佯為元兵以四橐駝載賞物驅而 擒之 行使人聲言盧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

前取之必矣子興曰善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
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等至陽關
和陽人聞廬州義兵至父老方牛酒出迎會日午天
祐兵從他道就食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
妄意卜度 輕躁害成
意天祐必進率衆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覺之
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
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
耿張皆誤
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
〇因〇敗〇爲〇功〇
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湯和奪橋而上登城大呼衣

服相亂遇舉火輒滅之城北門舊有木柵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乃燒門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子興聞元兵敗謂太祖失計（非失計、球張遠節制故、也）俄又報元兵且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

太祖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塡塞街市（蓋月少）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衆欲殺使者 太祖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將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弱示以强）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明日元

兵果遁去時子興未知和州巳拔命　太祖將兵三千人率徐達等往收敗卒暮至和陽始知天祐等巳破城據之遂入撫定城中人子興遂屬
太祖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夫婦不相保　太祖爲之惻然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之室家得完民大悅

創〇業〇根〇本〇

縱使者歸揚以大言即李廣解鞍禦匈奴之法

合滁三門兵于南門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後洪

武元年。既克元都。曹良臣等守通州。元丞相也速將萬餘騎寇營于白河。時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與衆謀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後。可以計破。廼遣潘敬陳泰等出沿河舟中。樹赤幟亘三十里不絕。鉦鼓之聲相聞。也速大駭遂引去。此亦先聲後實之一端。雖然。聲實之用。宜量敵情。聲豈可恃哉。

雖子興命天祐等。討實録 太祖。按從信録削去向攻民寨得民兵號一段。止載子興命天祐將兵

云云。頑客失主。可謂大謬。

自烈謹識

克太平路

太祖舟師攻元中丞蠻子海牙于峪溪口敵舟高大（時廖永安俞通海等率舟師來附）不利進退廖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謀渡江諸將欲直趨金陵

太祖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陵可圖也時西北風順舳艫（舳船後持柁處艫船前頭刺櫂處）齊發

太祖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太祖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備禦攻之必克乃引帆向牛渚

太祖麾將士以

進、元兵不支、常遇春奮戈先登、諸將繼之、徑拔采石、諸將以和陽饑乏、各欲取財物以歸、太祖察諸軍無進取意、謂徐達等曰、常乘勝取太平、因令悉斷舟

鴻猷録缺此非是

纜、舟皆順流東下、諸軍大驚、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爲、諸軍縱兵急攻、遂拔之、罷將吳昇降、即擢爲領兵總管、昇曰、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因命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把頭李震違令、立斬以徇、聞太平路

以斬後之爲義士者

總管靳義赴水死、歎曰、義士也、具棺斂瘞之、改太平

路爲太平府以耆儒李習知府事以陶安叅幕府事令諸將分守各門脩城浚濠以固守禦

進退攻守整暇有法斬舟纜以厲士氣卽度尚潛焚軍營之法

李文忠等擊敗元院判阿魯輝兵于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獲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恃此無鬭志因激怒使盡焚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次淳安夜襲破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按此與 太祖悉斷舟

纜不規小利略同。

自烈謹識

書報陳也先

元中丞蠻子海牙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絕我歸路、方山寨民兵元帥陳也先（元降將）以衆數萬攻大平、太祖察其無他奇謀、遣徐達鄧愈湯和出姑孰東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繇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即漢岑○彭○攻○蜀○之○法○○○○○）遂擒也先、太祖釋而與語、也先詐曰、生我謂何、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必識達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也、先曰、欲吾軍降乎、此易耳、軍之將校皆吾親故、喻之即來、乃爲書招之、（詐）

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等見也先兵敗、不敢復進、率兵還駐峪溪口、徐達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陳也先初意其衆未必降、故陽為招辭、陰實激之、不意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再出師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天幸）爾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我軍者、 太祖曰、吾久知其不誠、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也先謂曰、從元從我○任爾所適○縱之還○也先既歸、收餘衆屯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為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

計集慶城池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蘇峻王敦皆非陸戰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連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給竭力前進脫有不虞恐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擣鎭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自下也　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克江南者晉之殄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

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我大軍既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嚥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舍舟步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效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為此迂迴之計邪（詞嚴義正）也先既得書知其詐不行復密約元將左答納識里至其營佯言生得之紿 太祖臨其軍受俘 太祖曰此賊多詐（范增舉玦故智）婧許之不往我師進攻集慶也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于秦淮水上我師失利也先追襲我師于

漢陽、經葛寨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得茂、惡也先反覆
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出迎也先、乘後擊之什地、擯
槊刺死、

報之以書。所以聲義也。不徃姑許。所以懸敵也。猶
戶樞然。開闔有節、機律寓于此。

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前來致書。
太祖謂左右曰。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豈
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
僞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彼之所爲有

以厭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爲違天悖理豈能有成且人謀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于天耳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陳友定梗東南天下未有定且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臣愚按太祖之于也先察罕或姑許或不答以靜制動以誠御詐盡人聽天與王道若合符節并霸術之紛紛也兩姑字宜熟思之

自烈謹識

擣釆石取集慶

太祖既渡江、諸將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守脩单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據釆石界、其中音問絕、太祖使常遇春多張疑兵自師正兵直擣之、既（開平之功往往易人所難）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横衝海牙舟分爲二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精鋭海牙僅以身遁、自是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海牙以餘衆走集慶、

太祖率師自太平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也先子復合淮兵屯營方山與海牙等相望結寨釆石爲犄角之勢以窺大平）營破之、擒兆先

悉降其衆擇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復釋兆先而用趙德勝降常用其衆曰帳前軍之其人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于外獨晋馮國用國用即馮勝之兄侍臥榻旁解甲酣寢達旦衆始安願盡力圖報及攻集慶按集慶即今南京古金陵戰國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漢曰秣陵吳曰建業晋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元御史大夫福壽戰死得民兵五十餘萬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定都焉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國初儒士與近代諸生異嘉福壽忠命以禮葬之康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冦江上有功累遷宣慰司都元帥至是

來降

奔金陵未幾金陵陷茂才度天命有歸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　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留國用以脩非常雖酬寢亦可得是道也徂詐皆可使譬諸良醫莫茵于雞毒未嘗不槖而藏之在善其用耳先是　太祖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　太祖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二人少喜讀書明孫武兵法因亂衆推爲義兵長保鄉曲及謁　太祖悅之令兄弟皆宿

衞左右。繇是觀之。 太祖蓋知國用可共腹心者。獨晋侍卧信之深而任之篤。豈朝夕之故哉。

靖難師起。 成祖生擒南將平安禪將火耳灰釋令入宿衞。與 太祖遇兆先降卒事異而術同。火耳灰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爲 成祖所獲。 成祖釋而用之。

禮聘秦從龍

金陵既定　太祖命徐達率諸將取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王師將下鎮江　太祖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名從龍洛陽人初仕元爲教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避居鎮江才罷老成入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果得之還報元之從孫永有在達軍者因遣還報浚儒冠者不辭此

太祖喜即命兄子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後元之爲溫州教授陳遇

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世稱遇爲今之子房益信延代名對發言盈延

悉言無隱每以筆書漆板問答甚密左右莫知嘗稱

老先生而不名。無補于國

惟元之可與謀。故多所資益。 太祖與劉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此與漆板問答略同。按先臣王守仁討寇。廣延謫官備咨訪。頗得此意。

元至正十九年十二月。 太祖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先是胡大海嘗薦此四人之賢。故以書幣徵之。朱文忠守金華亦嘗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人。 太祖皆徵用。非獨信

此言爲近日淄川荆溪而發可爲後世戒

任從龍一人而已。世稱 國初任人圖治。比隆古昔信然。

稱先生而不名。惟從龍足以當之。亦惟太祖知從龍無忝于此耳。苟非其人。而加以殊遇。與周之不名宇文護。宋之尊禮賈似道何異。按神廟中江陵晩節。禮遇頗隆。與似道頡頏。上而 旨勅下而題覆。不曰元輔。即曰大師。至稱大岳先生。二子皆及第。誇其榮。卒以操弄王權敗。臣愚謂本朝尊禮大臣。必先灼知其人之足以當此。而無

愧。不可不以　太祖遇從龍為法。

自烈謹識

立營田司

以康茂才（茂才舊爲元將率所部降附）爲營田使。太祖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

○後○世○知○搜括而已

先于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病民若但使

○○○今○天○下○官○員○則○皆○病民矣

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

近日上○官類如此○

害之非專任之意。

農事國之根本非軍務殷煩尚不容忽況用度滋

多邪。聖祖計久慮周如此。自烈謹識
因理財而念及設官。尤見聖祖惓惓爲民至意。
非徒使軍用無闕已也。自不可與屯田許下者同日語。臣自勳謹識

斷張士誠餉道

徐達邵榮攻宜興。先是士誠遣士德等攻陷松江常州諸路士誠自駒場人爲鹽綱牙儈與弟士信士德等聚衆陷泰州據高郵稱王國號周建元天祐久不下。

太祖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大湖口。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大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蘓通州濟渡襟喉之處張士誠餉道所繇出。若以兵斷其餉道。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大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以元帥楊國興等鎮守。國興勞來安集議者比之羊祜民歸日以千計後陳保二常州奔牛壩人

善攻者

先察地形

陳係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入寇、國典擒之、

絕餉道兵法之最奇者李左車說成安君絕韓信輜重亞夫使弓高侯頹出淮泗口塞吳楚餉道皆然 自烈謹識

兵非食不戰太湖口既爲餉道所繇豈可無備而使太祖得斷絕之此自士誠之愚故絕餉雖兵家之奇在太祖則猶餘事也 自勳謹識

立民兵萬戶府

太祖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

今武舉徒克數何益即唐折衝都尉遺法

宋南渡初御營使張慤言三河民怨敵入骨髓請

倣唐澤潞步兵雄邊子弟兵遺意。募兵聯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于都社各署長正副。役其繇。能結五百人以上者。借補官。詔領行。管領民兵萬戶府。即張懿舊制也。此法自可行久。但邇來法令寬弛。各郡縣所募偷窳民兵。皆市井姦猾游惰。坐耗官餉。見賊則股栗退。甚者借兵行刼。害尤酷于盜。此亡它。簡核不精。訓練無術耳。

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頗用舊制。然行之者從事朋合混編。僱募頂役。不能無弊。卒不果行。嘉靖

虜警。邊兵不足。調各省直客兵戍邊。如浙兵戍薊鎮真定。河間忠順軍戍居庸。擾民實甚。萬曆初倭夷蠢動。撫臣議練鄉兵。戶科趙完璧上疏。言鄉兵之利有三。而生擾有五。去五擾以存三利。斯善矣。十八年兵部尚書田樂陳防禦要機。一稽額兵。通行邊腹省直各該督撫衙門。備察所屬衛所若干。每衛原額兵各若干。逐一查明。缺伍者設置。管操千把總官。時加操演。習其技藝。令行伍克實。兵皆精銳。一簡民壯。令督撫嚴督所屬府州縣。將見在

民壯脩行察選。務須身軀雄壯。膂力過人。技藝閑習者。各給腰牌。填寫籍貫所習器械。編成隊伍。捕官每月小操一次。印官每季會操一次。該道每歲巡閱一次。餘日聽其自行逐隊演習。不得仍前差遣。一練鄉兵。撫臣嚴令所屬地方。各于鄉邑之中。年少力强者。籍名在官。授器仗。于農隙之時。令其訓練習熟。既可弭盜。又可保身。該地方仍不時程督之。且諭以訓練之意。潛消其邪心。不許逐隊排營。往來騷擾。毋令在官人役。假託察驗。以致妨業。

滋蔓。一嚴保甲。播賊入京。往來無阻。至黔始被盤獲。皆保甲不嚴之故。宜行所屬地方。加意舉行。十家爲甲。立之長。十甲爲保。立之正。互相稽察。人相告戒。家報之甲。甲報之正。容隱事發者。一體坐連。如有外來可疑之人。即嚴盤詰。倘容留潛住。連坐不貸。此弭盜安民之上策也。 詔允行之。臣自烈

謹按客兵戍邊。事同謫戍。積怨思亂。萬萬不可行者。至如選民兵。練鄉勇。稽額兵。簡民壯。嚴保甲。未免法立弊生。在良有司因時制宜。斟酌行之耳。尤

不可爲訓者。如劉瑾之提督京營。張永谷大用陸閻之監軍。皆橫恣難制。騰驤四衛。舊稱禁軍。正德中隸中官。詭冒依附。爲奸欺莫可詰。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宮府一體。請考選諭覈隸本部旗手等衛。許之。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如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召易集。倘外隸。卒有急。號召非便。承勛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繇大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大監曹吉祥也。國家軍政有統。

豈當秉之內臣○云易驅集哉○ 詔如議行○承勛此言○深得 太祖勅內官毋干預政事意○可爲萬世法○又非僅趙完璧諸人之議練鄉兵簡民壯而已○

自烈謹識

自題謹識

先○大夫非僅遵先塋諸人之議練鄉兵簡民壯而已○

言○洋務者　太祖敕內官毋干預政事○意可為萬世法

豈嘗當案之內臣○云易驪集哉○　諒知議行○亦由其

克婺州開郡學

羣雄割據、太祖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又克之、先是命王宗顯徃覘婺得城中守將各爲心狀及進攻副將果開東門納兵擒元守將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朝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

此除暴救民之要

以王宗顯宗顯和州人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知寧越府事、命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士

不似近代以老明經腐迂庸鄙者爲之

皆欣悅。

事有似緩實急者。如天下未定。軍興旁午。太祖獨汲汲延師開學。豈迂計哉。蓋以治道不明。學校寖廢。微獨飭治無本。雖欲戡亂末繇耳。今天下總總虜賊是憂。至士習之頹靡。學政之蠱壞。經筵日講之濶略無當。輒曰此非急務。豈知忠孝不素蓄。人才不夙儲。醸亂視虜寇尤甚耶。諸大臣往往棄孔孟之學。習韜鈐之書。自謂足以戡亂飭治。宜其亂日多而治日少也。

自烈謹識

旌吳院判

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良本名國興賜名良定遠人封江陰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犀于江壖（壖與輭同而宣切岸邊地）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敵宵遁去未幾復寇常州良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銳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

太祖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
憂車馬珠玉不足旌其能命館閣學士宋濂等贈良
（柔和以文大是鼓化處）
詩文以美之
與江漢之詩同鼓厲功臣不盡所欲為蘇洵所謂
既勝養其心也
儒生不嫺戰陣借彼詩文勵我保障深得羈使遺
意漢高馬上治天下不事詩書溲溺儒冠宜為後
世詬病
自烈謹識

諭胡大海守寧越

太祖自金華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虹人謚武莊功臣錄云大海為將嘗自言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遠近爭附之諭之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必得其人以守之吾將歸建業以爾為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恊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

愷管勾欒凰綜理錢糧軍務

人才地勢晰若列眉以爾爲才一語寓明王愛惜鼓舞之意

自烈謹識

用間殺趙普勝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友諒沔陽漁家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往從領兵爲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令趙普勝守之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主指徐壽輝）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術數普勝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

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于我者。及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此特齊間樂毅秦間李牧漢間范增故智。使非友諒之愚。我以詐往。彼以詐來。安能使友諒深忌普勝哉。錄此以見　太祖出奇制敵。不專在用間。後世槩謂兵以詭勝。非也。

自烈謹識

誘致陳友諒

僞漢陳友諒（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約張士誠侵建康、自江州引兵東下、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賊勢、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賊前乘漲巨艦乘城、乃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太祖自將擊之、太祖曰此亦不可、建康吾根本地、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悉回、非一

日不至百里趍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爾不可爾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内應彼必從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閽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具書令賫以往必達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爲誘致之　太祖曰遲則二虜謀合爲患益大今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遣閽者持書乘小

（法傳錄制此一語非是）

（餌賊）

（器使）

（用閒）

（善長智短）

（先次第指張士誠而言）

舸至友諒所、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閽者曰、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
五○字○寓○機○智○
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諾○○○
歸具以告、太祖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夜撤
江東橋易以鐵石及旦而橋成適富民自友諒軍逸
以陸○抗○易○東○兵○以精兵之法○
歸○言友諒開新河口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
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武翼軍三
○○用○伏○○
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
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總大軍盧

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謬已、即率舟師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太祖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須臾雨大

易木橋以鐵石、茂才併不令老關知故愚

不泄

○與○士○卒○均勞苦○

○以○逸○待○勞○

汪。赤幟舉。太祖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命發鼓鼓

震。黃幟舉。諸伏並集。內外夾擊。友諒軍大潰。走趨舟。

（天下僞漢）

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其將張志雄等皆降。友諒乘別舸脫走。前所遣胡大海擣廣信兵至靈溪。亦敗其衆。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克其城。改信州爲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爲行樞密同僉守之。志雄言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 太祖命徐達以兵追之。遂拔安慶。

慮友諒與東寇合。故先破友諒。即班超滅匈奴使

制鄱善之法。

方友諒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謂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太祖心非諸將議。召劉基入内問計。基對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太祖意益决。使遇春等伏兵石灰山側。蓋用基策也。

按李士實爲宸濠謀主。士實蓋舉王守仁于鄉者。

守仁因作書通侯。尾云但得此公早出頭。則吾計就矣。密遣老僕遺之。爲濠所獲。疑不敢出兵者十三日。遂得移檄留都。遠邇有備。此與康茂才老閽致書友諒。事異而計同。或誘敵使之來。或疑敵爲之備。其所以制敵一也。

自烈謹識

拔僞漢江州

太祖怒友諒犯我近疆又聞其弑主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及安慶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敵固守不戰先陳陸兵（此善用古法處）以疑之敵兵動乃命廖永忠潛以舟師擣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爲宜徑拔江州（江州今九江府）（善謀）友諒僞都傾其巢穴　太祖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

抜蘄州及黄州典國黄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徑抜江州。兵法出其不意多此類。

自烈謹識

書諭胡廷瑞

太祖既克江州、遣使諭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太祖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委身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一見契合。故嘗赤心待之。

隨才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號長張）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此言是以感人）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幾間不容

髮足下當早爲之計廷瑞得書決意遣同僉康泰詣
九江降。
王者待人以誠。就辭肯溫栗處可見。先是方國珍
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三郡來附。并次子關爲
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
爲質子。衰世之事。豈可蹈之。今既誠心來歸。當推
誠相與。何以質子爲哉。厚賜關遣之。臣按此數語
與諭廷瑞書詞略同。 自烈謹識

諭諸將屯田

太祖命諸將分軍于龍江諸處屯田○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于彊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于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令各處大小將師○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

○洪傳録削○此数

十句非○是

恤民○至此

近代餉餽徒取○盈于內外臣捐○助甚非長○策

收屯利。庶幾兵食克足。國有所賴」此趙克國遺法。永樂中黃福請官爲市牛鑄耙。欲廣屯于遼陽。　上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宣德中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使勘實。賞之。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墾田益廣。積穀益多。皆不失太祖屯田初制。後是則名存實喪。屯日益壞。粟日益匱。兵民安得不重困哉。

自烈謹識

張子明告急

陳友諒自帥兵圍南昌元帥趙德勝力禦敵發蹶張弩中其腰膂深入六寸遂卒（追贈梁國公謚武桓）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二郡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文正時爲大都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文正等堅壁以待子明取（非夜不可）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得達見 太祖具言其故 太祖曰友諒兵勢如何對曰友諒兵雖盛戰鬭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

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之若援兵至必可破（此賊坐窘處）也。太祖謂子明曰爾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吾已見主上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子明不惜死）殺之後、特封子明忠節侯、 太祖乃自將救洪都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

全洪都者予明數語耳自料見殺必不為友諒所誘忠節與韓成頡頏配享功臣宜哉

友諒驍將張定邊犯　太祖所御舟倉卒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成仁臣不敢愛死乃服　太祖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會遇春通海等來援　太祖舟乃得脫臣愚按韓成郎漢紀信大政紀從信錄皆削韓成事非也我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韓成等效忠死敵朕念之不忘議所以崇報之中書省以韓成為首功建祠康

郎山凡丁普郎等三十六人死事之臣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此蓋國初崇德報功之意。因附見于此。

初友諒將寇南昌時。 太祖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友諒旣敗。 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流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三復 太祖此言。蓋重悔前此不用基

策得古人懲毖深意益信　國家舉事當審度時勢計出萬全彼槩諉天命徒嘗試取敗者皆非也

自烈謹識

春秋時宋爲楚故告急于晉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莊王厚賂之使反其言解楊許而背之卒致君命宋得不敗解楊之力也子明此舉與解楊合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至解揚生而子明不免于兇此則伯者與賊之氣量殊耳于子明何損

自熙謹識

詐降緩攻子明始得潛達請救耳不然使子明出而友諒悉攻不待其還而洪都巳失守矣子明雖欲效苑亦奚益哉子明之忠文正之智蓋相待而成者也

自勳謹識

征僞漢陳友諒

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太祖命諸將解廬州之圍、先是徐達等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遇于康郎山合戰、太祖分舟師爲十二屯、火器弓弩、以次而列、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會日暮

恐士誠乘虛入建康此自圍之術

太祖御樓船○集諸軍申約束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我軍舟

小怯于仰攻往往退縮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太祖即命常遇春分調網船載蒿荻置火藥其中束草為人衣以甲冑各持兵器若鬬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至晡時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焚敵水寨舟數百艘　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併力來攻　太祖夜令諸船盡白其檣至明旦莫能辨敵益駭懼又明日復聯舟大戰敵兵復大敗

唐陸贄云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

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瞿子口橫截湖面邀其

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友諒不得出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 太祖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巳盡渡矣乃泊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俞通海（字碧泉巢人諡忠烈侑享）與衆議曰湖有淺處舟輙膠戰不利盍移兵入江據敵上流敵舟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于 太祖請移軍湖口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

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敵日（此賊所以困也）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繇禁江逃回。　太祖命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友諒中流矢死。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

守建康。邀歸路。據上流。皆屬勝算。善兵者推此行之。敵雖彊必克。

本朝先臣丘濬曰。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罌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

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竹。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制用銅或鐵爲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通一線。用藥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火卽至。以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尤巧。命內官如其法監造。在內則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則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愼之也。天助國家。錫

以自古所無之兵羆。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為避就。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闐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且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為實藥。番遞以進。

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銃等者。每發一銃。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于天下矣。臣愚按火礮神機銃遺制具在。凡火攻者不可不知。因附載于此。

自烈謹識

事伸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圓
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絲繇繫其藥與火箭等物。
每發一箭。必連放三五箭。或前或後。以洪龍之。
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奇不測。而無敵于天下
矣。臣愚按火攻神器。奇制其在。凡火攻者不可
不能。因而截于此。　自觀識

計取陳友定

太祖以兵革未弭、顧侍臣歎曰、民勞甚矣、起居注王禕（禕字子克義烏人往諭雲南竟被害）對曰、主上威德昭著、民雖勞無怨、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太祖曰、建大事者不急近功、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諸將言陳友定竊據漳州、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爲力矣、 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欲專取姑蘇）力姑蘇、而張氏（士誠）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

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欲而取之。未晚也。友定為湯和沐英所敗。前此誘友諒速來。恐友諒與士誠合耳。今方致力姑蘇。置友定于閩中。非畏友定負固。正以士誠既克。則友定易制。不必分擊以耗吾力也。

常遇春取安陸

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巴蜀控扼南北自古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諭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爾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爾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爾之往

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治法）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從信録削此數語非是）景陵爾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令官兵直烏合耳）愈奉命遂行及攻安陸執守將僉院任亮（元將）遂克其城以沔（不善守斯寇患不熄）陽衛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

太祖命釋之授指揮僉事

聲援相應即率然在山之勢也楚與淮南黥布戰徐僮間分三軍相救勢絕不應挫敗固宜

先臣王守仁討桶岡。初調湖廣兵合勦。及賊破。輒已之。仍獎厲湖廣統兵叅將史春。蓋初調非失策。欲使賊謂我俟湖兵至。然後進攻。乘其未備。一舉而蕩平之。雖未實用湖兵之力。而方其調之。即所以用之也。此亦聲援相應之法。但兵機不可明言。直令停止。彼心未免不懌。故婉轉獎厲。使將來有可用。若不歸功于彼。則徵發不信。指臂之勢散矣。

按守仁此處方略。與　太祖所謂聲援相應。蓋不謀而同。

自烈謹識

鄧愈守襄陽

太祖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來未附山寨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徠山寨若其常爲兵者仍俾爲兵舊爲民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較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隣于王保保若爾之惠愛加于民法度行于軍則彼之部曲脅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我之賴爾猶長城而爾之自視當亦不輕予與爾義雖君臣恩

（即器使意）

（不擾）

（須知馭一方有法度但濟以慈惠可也）

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僨事甚易故

（次第井然）

欲爾謹法度施惠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

（近世選將事尚勇力何知仁義）

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

兵民仍舊因而不擾至惠法兼濟其道足以理國守襄陽猶反掌耳

宋司馬光嘗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臣

按此論自正。但除暴去殘。有先之以威。而濟之以德者。寓德于威。其惠益廣。專言德與專言威者。事雖殊。獘則一也。三復太祖謹法施惠數語。不以惠愛先法度。求治者思過半矣。

自烈謹識

惠愛加于民。法度行于軍。各舉其重者而言。非謂民耑用愛。法耑行軍也。

自勲謹識

諭王天錫徃襄陽

太祖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爾徃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叅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于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敝。愼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數語寓古今方略。豈獨計襄陽安危哉。凡爲將帥幕僚。當服膺斯言。

宋歐陽脩云。古之名將。必出于奇。然後能勝。然非審于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太祖處事貴果斷一語。蓋機謀並用。而奇在其中。此其所以屢勝而不敗也。

自烈謹識

古方略征卷之一終

余垣　余維樞　較正